

记忆深处

父亲的“货郎鼓”

朝花夕拾

和妻子去“郊游”

我的父亲原是个走街串巷的卖货郎，他先是担着挑子，后来骑着自行车卖货。父亲游走在各个村子卖货时，被当时的八路军军区小队看中了，经过考察，区小队把他发展成了交通员。此后，父亲就利用到各村卖货之机，给八路军军区小队送消息、送情报。那时，父亲跟区小队约定好，只要有消息、情报，他就不断地摇货郎鼓：蹦蹦，铛铛，蹦蹦，铛铛……活动在各村的区小队，只要听到连续不断的货郎鼓声，就知道是父亲送情报来了。

那时，听到货郎鼓和吆喝

帮助五保户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正在上小学。那时放学后，我和4名女同学常到五保户王奶奶家去，大家帮忙挑水、洗衣、扫地，干得不亦乐乎。王奶奶最喜欢我们来，经常拿出点心招待我们。我们不吃，却“覬覦”她那满柜子书籍。王奶奶年轻时为了生计，曾经摆过书摊，后来不做了，那些书便宜卖了又实在可惜，于是就留下来了。王奶奶的书虽然破旧，但那个年代我们没多少课外书，所以觉得很稀罕。王奶奶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不仅让我们在她那里看书，还允许我们带回家去读。

那些书，成了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。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刘希/文

声，男女老少纷纷出来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。父亲总是耐心地给买主服务，百问不烦，百挑不厌，热情周到，亲切和气。父亲对买主有求必应，他们要买的東西若没有时，父亲就用小本记上，告诉人家，过几天去上货。所以，不管父亲走到哪个庄，生意都特别好。

父亲二十几岁时，是挑着两个大木箱，走东庄串西村，围着本庄周围十几个村子转。有一年夏季的一天，他挑着木箱连续走了几个庄，又饥又渴，嗓子直冒烟。突然上来一大片乌云，黑压压的，当时又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，只得担

着挑子赶快往家跑。他快到家时，还是挨了大雨浇，到家后竟累得吐了几口鲜血。

后来，父亲就买了一辆自行车，后边带驮架。母亲用小帆布做了个褡裢，放在车子大梁上，用来装小物件和修车用的工具、打气筒等。这样就省劲、方便多了，卖货范围也扩大到20几个村。

1947年，国民党兵下乡抢粮，村里的青壮年害怕被抓了，一个个都跑了。一个国民党兵闯进我家厢房，翻缸倒柜，抢了粮食，又看到那辆自行车，便“嘿嘿”奸笑着说：“有车子就不是好人。推走！”奶奶

拽着车哀求说：“老总，这车子是我儿子卖货用的呀！”那个国民党兵狠狠地说：“啥卖货？准是给八路送信用的！”奶奶哭着争辩：“不是啊，这是我儿子卖货用的，我们一家人还靠它吃饭呢！”那个国民党兵哪里肯听，凶狠地用枪托杵了奶奶一下，把奶奶打倒了，自行车被他抢走了。父亲回来后气得跳着脚儿骂！

那辆车子给我们家效力不小，车子被抢走了，只得再买一辆。买来新车后，父亲又骑着它走村串庄，摇起货郎鼓卖货，并趁机送情报。

杨凤鸣/文

牢记所长的教诲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在做公安民警期间，老所长赵树香给我的教诲言犹在耳，影响我终身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一年秋季的一天下午，阴雨绵绵。曾教过我的霍老师，走进义井派出所的门槛，声言要找赵所长。我忙热情地接待，并告知他：“霍老师，赵所长下乡工作了，有啥事儿我能代传吗？”他直爽地说：“今天我来学区开会，没车回市区了，能否帮助一下？”我说：“还有其他事没有？”霍老师说没有。我觉得这是小事一桩，随即穿上警服，陪霍老师走到公路边。那

时都是土路，也没有公交车，过路的货车司机师傅看见我招手，立即停下，让霍老师搭车走了。待赵所长回所后，我觉得替所长办了事，立即向所长叙述了事情的经过，没想到所长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小石，这叫要特权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不得随意拦车。但遇到追捕刑事犯罪的公事，叫司机倒转方向开车也可以。”

赵所长曾多次对我说，维护好地方社会治安稳定，是党赋予我们公安人员的使命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就得让坏人怕你，一看到你，他的心里就颤抖，企图作案的野

心可能就跑到九霄云外了。同时更需要人民群众爱你，接近你，只有广大群众做公安人员的耳目，才能及时发现社会不安定因素，把隐患处理在萌芽状态，确保社会秩序稳定。赵所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赵树香老所长虽早已离世，但他对我的教诲终生难忘，激励我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，为人民做一些应该做的工作。 石贵生/文

(编辑提醒：本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所有来稿请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本来到王曲镇有班车，每小时一趟，但是得从西郊赶到南门的长途汽车站。返回时，班车下午4点就停运了。因此，骑自行车比坐班车方便，也不用赶时间。

我们俩把回我父母那里叫“郊游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郊游。路上要经过两条河，好几个村庄。累了，我们就坐在路边歇一歇。夏日里，到路旁的西瓜地里买个西瓜，在瓜棚里一坐，吹着微风，吃着西瓜，非常惬意。然后，我俩顺便给父母买两个西瓜，再骑上车向父母家奔去。

现在，每每想起这些往事，都觉得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。

许双福/文

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子也孝
孙也孝

中国福
中国喜



天津人郑霞绘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看望老姨一家



1957年，我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农村。全家兄弟姐妹8人，我排行最小。1966年，我上小学，当时父亲和哥哥在生产队种地挣工分，到年底卖完粮才能将工分折合成钱，发到村民手中，平时是见不到钱的。那年暑假期间，母亲带着我去辽宁本溪看望老姨一家。图为我和母亲与老姨、表姐的合影。

王玉春/文并供图

爆米花当奖品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小时候的我若能吃上爆米花，那真算是享口福了。不过，只要我们好好学习，就能吃上母亲奖励的爆米花。

那时，我兄弟3人，全家5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，哪里有钱去崩爆米花吃。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街头时常会发出“嘭嘭”的响声，那是人们在崩爆米花。此刻，我和同院的小伙伴们几乎同时推开家门，跑到街上去凑热闹。即使吃不上爆米花，能到现场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，我们也觉得心满意足。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总是装上一碗玉米，手中攥着钱，兴高采烈地站在人群前面，而我们则尽量回避人们的目光。有时，见我们眼巴巴的样子，邻居大娘会给我们一把爆米花；有时，等人家崩完一锅后，我们会从袋子里翻来倒去，能找到少得可怜的残渣剩粒，以饱口福。有一次翻找袋子的时间长了，惹

得崩爆米花的大叔呵斥：“快别翻了，影响我干活，小心崩着你们！”那一刻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脸红。

时间久了，我和弟弟的行为被母亲发现了，母亲对我们说：“只要好好学习，成绩优异，就奖励爆米花一次。”在这个好消息的激励下，我和弟弟的学习热情高涨，学习成绩也上来了。一次期末考试，我和弟弟都考了高分，母亲高兴得为我俩崩了两茶缸爆米花。因为这是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换来的，所以，我俩吃起爆米花来理直气壮，再也不用看崩爆米花的大叔阴沉的脸色了。

我想，虽然花了几角钱，想必母亲心里也一定高兴吧。那一晚，我们吃得好开心、好惬意！

如今，各种小食品种类繁多，爆米花已经不是稀罕物了，可童年时吃爆米花的经历，我始终记在心里。

李洪波/文